

現代文藝叢書

主與僕

現代文藝叢書
主與僕
著 泰斯爾托
譯 山白 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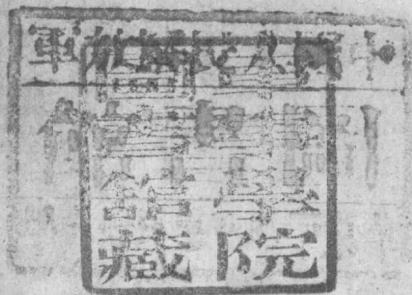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出版社





主與僕

附農村的少女



現代出版社

主與僕

著者 L 托爾斯泰

譯者 張白山

印行者 現代出版社

上海塘沽路魯關路二七號
基本定價 八元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• 不准翻印 •

一八七〇年冬季，聖·尼古拉節的第二天，在教區裏有個宴會，教堂的司事——也是第二村公所的商人瓦西里·安特列支·蒲列漢諾夫被強留在家裏，他既需要到教堂去照料一切，又得忙着款待幾位親友。直至最後的客人散去之後，他才能夠準備去訪問一位隣村的地主，進行購買一座森林，爲這宗買賣已經講定很久了。他所以那麼急忙忙的要趕去，只是怕這宗便宜的買賣會給村中的競爭者搶去。此外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這位隣村的年輕地主出賣這座森林當初索價一萬盧布，而瓦西里·安特列支只允許給他七千盧布——這七千盧布不過只值它全部價值的三分之一。說不定瓦西里還想討價還價。——因爲這森林是在他的縣區裏，並且他已經跟本地商人訂下了合約，任何人不得同在一個縣區裏競爭搶購。——不過瓦西里曾聽

人家說過，政府森林的承辦人也想進行訂購這多威特舍斯基地區的森林，因此他馬上決定要趕到那里把這宗買賣辦妥。當宴會一散，他就匆匆的從他的堅實的木櫃里取出七百盧布，又從教堂的儲蓄項下取出二千三百盧布，這筆款子還是他私下積蓄起來的，總數算來已有三千盧布。他仔細的數了一遍，然後藏到票包里，於是預備出發了。

尼基塔——瓦西里的僕人中，這一天惟一沒有喝酒的，就跑出去替主人駕車。尼基塔原是個酒徒，這一天可沒有喝酒，那是因為他在聖節以前，曾經把衣服和皮靴都當掉喝了個精光。他忽然對上天發誓，賭咒從此再不喝酒了。從第二個月起他真的就不再喝酒了。所以當宴會的頭兩天內，他爲了遵守自己誓言，無論被酒味如何的引誘，他總忍住一滴都不去喝。

他是個五十來歲的莊稼人，從鄰近的村鎮來的。在那里人們都說他不善治理家業，他是到處流浪，在家的日子很少。他能幹，手藝好，還有一層，他非常的和氣。

樂從，所以處處受人歡迎。可是他在任何地方做工，很少能夠做上一年，每年他總得換過兩三家，有時還不止兩三家，因為他時常喝酒，有時他把所有的衣物都當掉來喝，喝醉了的時候，還要擾亂別人的安寧，甚至跟別人吵架。瓦西里也曾辭退過他幾次，可是過後又找他回來，因為倒他品性馴良，管理倉庫，照料牲口都很細心。尤其是他的工資比別人來得便宜。照一般市場價格來說，像這樣的一個僕人的全年工資該是八十盧布，瓦西里却只給他四十盧布，而這筆微薄的工資還是零零碎碎付給的，並且大部分還不是現款，是用他倉庫里的貨物，以高價來折合。

尼基塔的妻子瑪莎是個體質強健，有點姿色的婦人。她跟一兒兩女住在家里，她一向沒有約過她的男人回來看她。第一，因為她和隣近村鎮的一位木匠——先前也是個莊稼人相好已經二十年了，直到現在仍然同住在一起。第二，她雖然當她的男人清醒的時候，她可以任意支使他，但一遇到他喝醉了時，她却如遇到火災一樣的害怕他的。譬如說，有一回他在家里喝醉了，爲了要報復在木匠面前所受的容

忍，就找機會向他的妻子洩氣，他把妻子的箱籠扭開，將所有的貴重的細軟衣物，倒在木墩上，用斧頭搗個爛碎。可是他做了賺來的錢全都交給瑪莎。並且對於這樣的安排向來沒有表示過異議。聖節宴會的前兩天，瑪莎曾從瓦西里處拿了麥、粉、茶、糖和一品脫的威特加酒，算起來，一共值三盧布，另外還有五盧布的現款。她因此十分感謝瓦西里，以為這是特別的恩惠。其實呢，瓦西里拖欠着尼基塔的工资，至少有二十盧布。

「我們用得着訂合同嗎？」瓦西里對尼基塔說，「你需要什麼東西，拿去就是了，我不會像別人那樣的——保持債權人的地位，開了詳細的賬目，計較罰款什麼的。我們可以互相信任，只要你好好的替我做工，我總不會叫你失望的。」

這樣說着瓦西里真覺得自己對尼基塔很好。因為他曾經對那些倚靠他為生者也說過如此動聽的話，并且他平時就立志要儘量地援助他的僕人，他也要幫助尼基塔直至終老。這一層的說服工作，他自己也會感到無限的愉快，他覺得不但沒有委屈

僕人，反而便宜了他們。

「唔，我知道了，瓦西里·安特列支，」尼基塔答道，「我很知道，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替你做工，好像替我父親做工一樣。」

然而尼基塔並不胡塗，他知道瓦西里欺負了他。他不過覺得和主人計較是沒有用的，自己一時不敢背約，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也不容易，他只好佯裝笑容忍耐下來，藉以得些微少的工資度日。

所以，當主人吩咐他調車套馬的時候，尼基塔和往常一樣的滿面和氣，態度安詳的，邁着大步走進車房。從牆釘上取下馬籠頭和轡轡來。當他急忙忙的走到馬廄里，他要駕馭的那匹馬正站在那里等候着。

「呵，你是不是等得很久？小東西？」他這樣問道。那匹美麗深，中等身材而臀部微垂的叫做勃朗尼的小馬好像回答他似的，便歡騰的在馬廄里帶着歡迎的調子低聲嘶叫起來。

「別動！別動！」他繼續說，「你不用忙，我先給你喝點水罷。」他經常對馬說話，好像對人說話一樣，以為馬是具有懂得人類語言的才能。接着他用自己的外衣，把馬背上的污泥擦得一乾二淨，又將韁繩套在美麗的小馬頭上，理一理馬的耳朵和鬃毛，然後才牽去喝水。勃朗尼給牽出堆滿了馬糞的馬廐，就跳躍起來。當牠向水槽奔跑過去的時候，對身邊的尼基塔，牠竟飛起蹄子，佯為要踢的樣子。

「安靜點，安靜點，小混蛋！」尼基塔叫起來，雖然他明白勃朗尼的飛起蹄子，不是惡意，不至真的踢壞他的滿身油膩的毛外衣。而這樣的動作，倒是為尼基塔所喜歡的。馬喝完了水之後，就站在那里，用用勁，通通呼吸，搖動那濕漉漉的嘴唇，嘴唇邊上滴下一點一點晶瑩烟燂的水珠，一直往水槽里滴落着。接着牠就默然無聲的，若有所思的站了一會，又突然噴一噴鼻氣。

「你不要再喝了嗎？不喝也好，我可也不讓你再喝。」尼基塔帶着非常嚴峻的神氣對勃朗尼這樣說。隨後他就牽了這四年輕力壯的小馬回到馬廐去。那馬不斷的

蹦蹦跳着，噴着氣。當時沒有人在那里，只有一個女廚子的丈夫，他還是剛從鄰近的村莊趕來度節日的。

「老弟，你可願意替我進去，」尼基塔對他說，「問一聲，要我駕那一輛雪車——要大的還是要小的？」

那客人答應着就走進了屋里——那是一座鉄板蓋的屋頂，屹立在高峻的台基上。一會兒那客人便回來說，主人要駕小的雪車。這時尼基塔已經套上了馬籠頭，裝好黃銅鈕鑲的馬鞍。一手拿着帶鈴的小鞭，一手牽着馬，走到放着兩輛雪車的地方。

「不駕這一輛就駕那一輛罷。」他說着就把那匹整潔的小馬牽了過來，套進車轅里，那馬仍然假意的要咬他。客人也幫他的忙，雪車很快就駕好。什麼都弄得妥妥貼貼，只剩那韁繩還沒有綰住，尼基塔就叫客人到馬廄去拿些乾草來。隨後又叫客人到倉庫去拿了褥墊來。

「好了，別着急。」尼基塔一面說一面把那客人搬來的新鮮乾草鋪在雪車底面。「喂，別動，別動，」他朝着馬兒叫道，「你別這樣的豎起耳朵來啦——好了，再鋪些乾草，上面再放着褥墊，那麼，這樣坐才能夠安穩舒服。」他說時把褥墊緊緊的往坐位四邊的乾草上塞着。

「謝謝你，老弟，」他對女廚子的丈夫說，「兩個人做事，倒底快些。」於是他把韁繩扣緊，揮了一揮，就跳上塗滿污泥的車沿，駕馭住美麗整潔的小馬，拉着雪車橫過結冰的院子，逕向大門口馳去。

「米基叔叔，米基叔叔！」這尖銳的叫聲從背後傳來。原來那是一個七歲的娃兒，身穿黑皮短外衣，頭戴一頂很暖很舒服的帽子，腳下是一雙嶄新的白色皮靴。當尼基塔駕着雪車穿過院子的時候，他從門廊里跑了出來。「讓我坐在里邊吧。」他這樣懇求着。一面就解開黑皮短外衣的鈕扣。

「好哪，來，好朋友。」尼基塔這樣說，就停住雪車，很高興的抱了主人的養

白瘦小的兒子，放在他坐位的後邊，直向村街馳去。

這時候正是下午三點鐘的光景。天氣嚴寒而陰沉，溫度降至攝氏寒暑表十度。天空佈滿了烏雲。院子裏還能避些冷風，不怎麼頂冷，但一到村街上，那尖利的風勢就夠猛烈，雪花由近旁浴室的屋脊上吹了下來，四處飛舞。尼基塔簡直沒辦法把雪車轉回來，過了一會兒才停到門口。這時候瓦西里·安特列支從屋門口走了出來。口銜一支煙，身披一件羊皮的外衣，腰間用皮帶緊緊的束住。他從積雪的台階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下來，地上的雪在皮靴的踐踏下，嘶啦嘶啦的叫。

他噴出最後的一口煙，便把煙頭扔掉。煙是從鬍髭中間噴了出來的。他朝着回到門口來的小馬，瞥了一眼，然後開始整一整外衣的高領，遮住面龐的兩邊——他的臉上除了一撇鬍髭外，都剃得一乾二淨——使羊皮的衣領不至為呼吸弄濕。

「原來你坐在這裏，小毛頭！」他看見了他的小孩子坐在雪車上，這樣說。瓦西里今天宴客，喝了多量的酒，他一看了在生活上的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稱心合意，

心里感到十分興奮。這一剎那間當他向他的產業繼承人——小孩子瞟了一眼，露出潔白的牙齒，他笑了，他的愉快是不可言喻的。在門廊內瓦西里的背後，站着他的瘦弱而蒼白的妻子——瓦西里亞·炯德麗嘉。她那時正懷孕，身披肩巾，連頭帶臂都遮蓋着，只留一雙眼睛露在外面站在那里。

「你帶尼基塔一道去不是很好嗎？」她弱不勝風的從門廊走了下來，這樣說。而瓦西里可沒有理睬她，他怒氣沖沖的，對她的話語有些不大高興，末後竟爭論起來。

「你還不懂，帶了許多錢出門，」她仍然那麼担心的繼續說道，「天氣又是這樣壞。」

「你以為我不認識路，要嚮導領着走嗎？」瓦西里回答的聲音極不自然的從嘴唇里迸發出來，那神氣活像平時對買賣人講價錢時一樣。

「真的，看主的面上，我勸你帶他一道去。」他的妻子把肩巾拉緊些遮住面孔

說。

「慈悲點吧，爲什麼老黏着我不放啦。」瓦西里嘆了起來。隨後對尼基塔說，
「我到那里找雪車呢？」

「什麼都準備好了，」尼基塔很喜歡的說，旋又轉過來對主婦說道，「要是我走了，馬兒叫誰來飼養？」

「是，我替你照顧，尼基塔，」她回答道，「我叫西蒙飼養就是。」

「那麼我就跟你去嗎？瓦西里。安特列支？」尼基塔說着等待主人的回答。

「呵，什麼事都得順從這位好主婦，」瓦西里答道，「不過，你要去的話，你最好去換一件外交家的禮服吧，總要比現在身上穿得暖和些，」他笑起來，並且向尼基塔的皮肤外衣瞟了一眼，那件短外衣老實說，到處都是補綻與破洞，還有鐮刀割破的裂口，衣邊下擺也都撕得稀稀爛爛。

「呵，好朋友！可願意幫我把馬牽一下？」尼基塔在院子里向女廚子的丈夫喊

道。

「我替你牽，」那個小伙子說着，便由衣袋里伸出已凍紅了的小手，接過那冰冷的韁繩。

「別耽誤時間，換好新衣服就來。」瓦西里帶着輕視的口吻對尼基塔這樣說。
「不，不耽擱，瓦西里·安特列支，一會兒就來。」尼基塔答應着，便急急忙忙拖着那雙破舊的皮靴穿過院子到僕人房里去了。

「阿琳妮貞卡，把放在火爐上面的披風取下來給我啦，我要跟主人一道出去！」尼基塔叫喊着，並且慌慌忙忙的走進屋里，將掛在牆釘上的衣帶取了來。那個女廚子剛剛午睡醒來，原想給她的丈夫煮壺熱茶，一聽到尼基塔的叫喊，回頭一望見尼基塔那種高興的樣兒，也就趕緊將火爐上面已經烘乾的破舊的毛織的披風取下，撲個乾淨。

「其實，您要跟主人出去，比起我來更合式些。」他照平常對待人家那樣的新

文的態度對女廚子這樣說了之後，便把自己的又狹小又破爛的腰帶束在腰間，吁了一口氣，又把腰帶勒得緊些。

「你呀！」他對腰帶說，「你可別在這一邊滑出來。」他把腰帶兩頭扣住，聳聳肩膀，才把皮披風罩上去，又伸伸胳膊，覺得輕便自如。最後由架上取下無指手套，說道：

「好，什麼都妥當了。」

「可是你該換一換靴子，」女廚子叫道，「你這靴子太破了。」

尼基塔好像受了什麼阻礙似的停住脚步。

「對，我應該換——」他一開口却又把話頭咽了下去，他只說道，「不，還能夠穿，反正我不至走遠路。」他就向院子奔去。

當他走近雪車跟前時，他的主婦對他說，「尼基塔，你只穿了這披風，不會冷嗎？」

「冷嗎？不，夠暖和的。」尼基塔一面說，一面把乾草鋪在雪車前面，他用這乾草暖腳的。並且又把馬鞭放在乾草下面，似乎不需要什麼馬鞭。

瓦西里就坐在雪車里邊，用了兩件皮大衣把雪車的四周緊緊的圍住。尼基塔跳上雪車，在車前左邊坐了下來，拿起韁繩，策馬前行，一隻腳還懸空掛在車外。